

福田

208



佛教月誌

※ 河北省石家莊虛雲禪林法物流通中心，重新校刊描潤《乾隆大藏經》及《頻伽大藏經》，已隆重問世。

※ 佛教衛視慈悲台，92年10月5日，假高雄勞工育樂中心，舉辦慶祝創台七周年園遊會暨音樂晚會。

※ 舉辦禪七寺院如左：

高雄縣烏松鄉竹林寺 92年12月18日起。

台中縣太平鄉慈光寺 92年12月21日起，連續三期，計21天。

花蓮縣秀林鄉禪光寺 92年10月14日起。

花蓮縣光復鄉馬錫山禪修中心 92年10月26日起。

※ 舉辦佛七寺院如左：

台北縣三峽鎮甘露寺 92年11月9日起。

彰化縣社頭鄉善德禪院 92年11月24日起。

高雄市祥林精舍 92年10月16日起。

※ 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四川樂山大佛，久受自然侵漬，如細菌、真菌和地依等微生物等分泌之腐食劑浸蝕，恐大佛嚴重風化，大陸有關單位，將於今年底展開大規模維修。

※ 河南龍門石窟蓮花洞最近發現幾個從未有記載過的新佛龕。目前已清理出四個。

※ 傳授三壇大戒道場：

台北市善導寺 日期：92年10月18日至11月18日。

新營妙法禪寺 日期：93年2月20日至4月19日。

本期目錄

封面：出土墨玉念珠·珠上有財神圖騰·大明攝

1 ● 佛教月誌

2 ● 誠惡勸善……………宋孤山沙門 智圓 著

4 ● 存在主義與佛學思想……………證 義

7 ● 《明了文鏡》敍目……………編 者

8 ● 天台智者的果位論……………沈海嫻

13 ● 法華三昧懺儀……………依 佐藤哲英著
觀 譯

19 ● 倭虛大師的辯才智慧……………何世亮

22 ● 來也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曙 壽

24 ● 信樂學道、釋子出家
四分律藏人物之二

28 ● 敬念林修老居士……………雲 庵

32 ● 該記住什麼？該忘記什麼？……………道 益

33 ● 九十二年九月份會務報告

封底：舊日(七)

誠惡勸善

宋孤山沙門 智圓 著

於戲！大法下衰，去聖逾遠。披緇雖衆，謀道尤稀，競聲利爲己能，視流通爲兒戲，遂使法門罕闢，教網將頽，實賴後昆克荷斯道。

汝曹虛心請法，潔己依師，近期於立身揚名，遠冀於革凡成聖，發揮像法，捨子而誰。故須修身踐言，慎終如始，勤爾學問，慎爾行藏。避惡友如避虎狼，事良朋如事父母，奉師盡禮，爲法亡軀。有善無自矜，起過務速改，守仁義而確乎不拔，處貧病而樂以忘憂，自然與禍斯違，與福斯會。豈假相形問命，諂求榮達之期。擇日選時，苟免否屯之運。此豈沙門之遠識，實惟俗子之妄情，宜乎！

見賢思齊，當仁不讓，慕雪山之求法，學善財之尋師。名利不足動於懷，死生不足憂其慮。儻功成而事遂，必自邇而陟遐，不沽名而名自揚，不召衆而衆自至。智足以照惑，慈足以攝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使真風息而再振，慧炬滅而復明，可謂大丈夫焉！可謂如來使矣！豈得身棲講肆，迹混常徒。在穢惡則無所問然，於行解則不見可畏，以至積習成性，自滅其身，始教慕彼上賢，終見淪於下惡。如斯之輩，誠可悲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中人已上，可不誠歎抑。

又戒慧分宗，大小異學，悉自佛心而派出，意存法界以同歸

。既而未曉大猷，於是各權所據習經論，則以戒學爲棄物，宗律部則以經論爲憑虛。習大法者，則滅沒小乘，聽小乘者，則輕毀大法。但見人師偏讚，遂執之而互相是非，豈知佛意常融。苟達之而不見彼此，應當互相成濟，共熟機緣。其猶萬派朝宗，無非到海。百官蒞事，咸曰勤王。未見護一派而擬塞衆流，守一官而欲廢庶績。原夫！法王之垂化也，統攝群品，各有司存。小律比體刑之權，大乘類鈞衡之任。營福如司於漕輓，製撰若掌於王言。在國家之百吏咸修，類我教之群宗競演，果明此旨，豈執異端。

當須量己才能，隨力演布。性敏則兼學爲善，識淺則專門是宜。若然者，雖各播風猷，而共成慈濟，同歸和合之海，共坐解脫之牀。夫如是，則真迷塗之司，南教門之木鐸也。居乎師位，諒無慙德，趣乎佛果，決定不疑。汝無矜伐，小小見知，樹立大大。我慢輕侮先覺，熒惑後生。雖云聽尋，未補過咎，言或有中，汝曹思之。

觀音·藥師法會柬

大悲觀世音救世 愍衆同一體周徧
常時揚聖號勸請 有情安樂所普得

陰曆九月十九 恭逢大士出家

出家妙顯無碍 本寺上午祝誦

溥救衆生脫苦 除却一切惡業

藥師如來般若燈 普導善除一切障

今對大覺申敬仰 福慧圓滿悉安穩

陰曆九月念九 恭逢藥師佛誕

本寺是日祝聖 禮懺盡消苦聚

若被溺生死海 唯賴如來舟濟

湛然常住敬啓

天台藏最新出版

一、懺儀 五八六頁（依嘉興藏影印）

二、性善惡論 四三二頁（重新打字排版）

以上二書每部流通一五〇元（出家大德每部一〇〇元）
帳號：三一一九二三五一

戶名：聖哲

存在主義與佛學思想

• 證義

【一】

存在主義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哲學思想，現代各種思想都受存在主義的啓發，不僅以道德為研究範圍的各種哲學思想，連年輕人的「只要我喜歡就好」的流行話，都宣稱是存在主義的思想，一時之間使存在主義的思想真的存在各種階層，也讓社會大眾對存在主義產生一頭霧水的感覺，這種錯誤價值觀的年輕人想法，竟也宣稱是存在主義思想？不明究理的人，就把存在主義冠上邪惡的思想，讓這偉大的哲學思想背上邪惡之名！稍懂佛學的人只要真正了解存在主義的精神，就會直呼和佛學很像啊！怎麼會是邪惡的思想呢？最偉大的哲學家尼采，也是存在主義思想的先驅，以著名的「上帝已死」之嚴厲語氣批判基督教錯誤的思想之同時，對佛教思想卻抱以高度肯定，因為存在主義的思想和佛學真的很像，這也是哲學家公認只有佛教才是哲學的道理吧！

【二】

存在主義並非一個學派，也不是一種固定的哲學思想，被認定為存在主義的哲學家，他們的主張也不盡相同，唯一可以認定是存在主義思想的基本內容，是「自我創造」和「自我超越」，而中心思想則是思索「人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只要符合這種看法，就屬於存在主義。存在主義這個名詞是從法國哲學家沙特所確立，而比較有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包括齊克果、尼采、雅斯培、卡夫卡、卡繆等人。存在主義最主要的思想是要我們思索「存在的意義」，而發現「真正的自我」，尼采將這個「真正的自我」稱為「超人」，和佛教主張圓滿的眞我——「佛」一樣，因此存在主義的最終目的，就和佛學一樣，都是要我們被障蔽的佛性顯現。

【三】

存在主義的最終目的是要找到眞正的自我，其主要思想過

程，包括主張無神論、對傳統價值觀的批判、不斷內省而超越自我並為眾人服務等。存在主義者主張無神論，從尼采宣告「上帝已死」而震撼人心，存在主義認為我們要有自己的人生價值觀，不應是完全受神的指示而活，在基督教義中，只有上帝是神，也才是完美的人，而人是有罪的，只能祈求上帝的赦免，永遠也無法成為完美的人——神，因此我們要遵從唯一的神——上帝的指示，不能有任何違背，這種教義使我們喪失自我的意義，甚至流於盲從，存在主義因此否定有神論，而認為「在無神的世界中，人必須選擇自己的價值，如果人生發現有任何意義，那都是人自己賦予的」（參見陳鼓應編《存在主義》一書），這和佛法的教義不是很像嗎？佛教是無神論，佛不是神，因為神是唯一的，人永遠不能成神，而眾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佛法的教義不是要我們絕對接受，佛法只是指出方法，必須自己去思考實踐，而且八萬四千法門，是因人而異、隨緣教化的，並沒有一種法門是釋迦對眾生的命令，一切都必須自己去修行，去發覺自身的佛性，這和存在主義主張找尋自己的價值觀而發現自我是一樣的道理。

存在主義為何提出應對傳統價值觀的批判？存在主義學說提起一個最有名的比喻可以說明。一個沈醉的農夫，睡在馬車上，讓群馬拉著向熟悉的路上前行，他雖然手執韁繩，像是個御者，但我們也可說他並不是個御者。這個比喻是在說明我們

自出生至死亡，如果只盲目跟從傳統價值觀，而欠缺思考判斷，那就像行屍走肉一樣，人生並沒有意義，無法發現真正的自我，因此我們應該對傳統的價值觀做思考判斷，使之成為自己的價值觀，並超越自我，關於這一點，我常喜歡用另一個比喻來說明，假若你住台南而在高雄工作，必須每天通車，父母向你說搭自強號去，你就順著父母的叮嚀每天搭自強號上班，突然你想到為何要搭自強號？可以自己開車啊，因此你開始反省「為何要搭自強號」，決定找出自己的方法，自己開車到高雄，當你開車一上高速公路發現塞車嚴重，每天為塞車所苦，最後你才發現還是搭自強號較好，於是又改搭自強號上班，以前搭自強號是父母的指示，現在搭自強號是你自己經過思考判斷過的結果，二者表面是一樣，事實上是不同的，當然如果你還是覺得開車較好，仍繼續開車，這也是經過自己的判斷選擇，並沒有錯，但你必須承受每天的塞車之苦！這又和從「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階段，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階段，最後再回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當我們生存在已經存有傳統的價值觀之社會，必須思考判斷傳統價值觀是否正確，我們是否應遵守，不要盲目跟隨，成為所謂精神的奴隸，有關這點，閱讀卡繆所著《異鄉人》一書，就可以了解盲目跟從傳統價值觀之荒謬。大家也都熟悉，佛法沒有一成不變的修行方式，更沒有固定不變的價值觀，每一

種佛法都必須經過自己思考判斷，成為自己的佛法，有人修行金剛經而悟道，有人是勤誦《普門品》而解脫，不要執著任何法門，才能渡河到彼岸。存在主義主張對傳統價值觀的批判，常容易被誤解是在否定傳統道德，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它是在對傳統道德做理性的思考批判，在諸多道德中選出屬於自己的價值觀，努力實現，以超越自我，不要忘記，存在主義是要找出真正屬於自己的道德，不是要拋棄道德，因此年輕人所講的「只要我喜歡就好」的流行話，絕不是存在主義的思想。

有關存在主義主張不斷內省而超越自我並為眾人服務的思想，在尼采的偉大鉅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表現的最透澈，查拉圖斯特拉是一位隱居的聖人，在隱居悟道後，發願要下山拯救眾生，因此不顧老隱士的勸阻，仍然下山實現宏願，雖然經過許多挫折，查拉圖斯特拉仍不改初衷，看完「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這本書，你會發現查拉圖斯特拉和釋迦很像，他們都是先自己悟道後，發揮慈悲的力量去拯救眾生，雖然眾生業障深重而無法解脫，但他們都未曾因此而放棄宏願。存在主義的思想最容易使人和個人主義劃上等號，就是不了解存在主義這種救世的思想，個人主義的思想是自私的，而存在主義是無私的，不僅在追求自我的解脫，更是發下宏願盡形壽幫助眾生解脫。

【四】

存在主義的思想雖然和佛法很像，但仍不像佛法般的圓融，因為存在主義在思考人生的意義時，只提出人生的最終目的在超越自我和解析人生的種種「苦」，對了解人生種種苦之後，如何達到消滅「苦」，並未提出具體的方法，因此流於思想的批判，而缺乏實踐的功夫，以佛法而言，存在主義只提到佛法四聖諦中之苦、集而已，缺少滅、道之思想，即沒有明確之修行方法。存在主義的思想在主張超越自我之同時，不了解最後要把自我也放下，甚至誤以為虛幻的自我為真我，因此存在主義的哲學家往往無法融入現實社會，自己反而受到極大痛苦，也許這是連偉大哲學家尼采最後也發瘋的原因吧。另外存在主義學者不同意有因果輪迴之思想，而另以「永劫回歸」的思想代替之，並認為死亡即是一切消滅，人永遠在生生死死間來來去去，其結果反而使人生的目的失去意義，這是存在主義者所未想到的，不像佛法是主張因果輪迴，我們透過修行是可以解脫，不再受輪迴之苦的，使我們的人生有了永恆的意義，即此生能修行圓滿的最終目的。

存在主義的思想很多和佛法很像，甚至一樣，但存在主義畢竟只是哲學而不是宗教，無法像佛法既是哲學，也是宗教，所以能提出完整的人生目的，相信存在主義的學者如果能再精通佛法，一定可以提出一套更完善的理論，也許尼采就不會落得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而發瘋。

《明了文鏡》敘目

• 編者

一 闡教釋法篇

二 道場法運篇

三 尸羅教制篇

四 宗部聳仰篇

五 崇德緇林篇

六 妨難紉解篇

七 往迹今事篇

八 俗外善淵篇

《明了文鏡》，訖至於今，共滙一百二十餘篇，彙類八目。

竊觀緇林名德，間有擅握管城子者，率多有於內法。章疏注解，不外以佛釋佛，以教演教。多由昧於時勢，忽視思潮。常坐山門，少遊閑於學術市場。自是無力透破故紙。於佛教拓展弘揚，形成困局。

近半世紀，海島佛門，不世出兩位居士——佛教時評家。不計歲月，不計名聞利養，不厭不倦，持文字般若，沸騰大法，評章今事。前者東北才子蔡運辰念生老居士，文載早期八菩提樹V。今者郭振德明了居士，八福田V長行。二位皆與湛然善結法誼，悉能沛鬱佛法於內，明察社會動脈於外。以入乎其教內，出乎其社會，舒釐事理，化諸文章，外則平衡公道，內則扇

勵教風。誠可譽喻為山門哼哈二將。

尤郭居士，身側公門，尙能勤泳慧海，結百篇佳構。確可做為今日佛門弟子，檢點行止，置懷為鑑照寶鏡。今知其將卸肩重職，當可專心向佛，解行並重，信法二行，更上樓層。誠摯建議，專營天台禪觀。所謂一門深入，萬善同歸。以居士積厚智解行願，具備遊優於精緻細密佛法條件，萬勿趨陷搬弄虛無，墮入戲論。規畫「七十開始」，方長來日，福慧建疊於十觀十乘基石上，益身益心，人生高勝，可期可願。

《明了文鏡》，文清似水，理功明鏡。句句溫和有據，絕無蒺藜枝蔓。條陳人事，四平八穩。若在正常世出世間社會，緇素與寺院，當人當事，應喜納雅言。近一二年，明了撰寫，顯然減少時評，此過在八福田V。緣湛然乃至八福田V，保守成病，懼事厭爭，亦懂寺小，無足輕重。致使其寫作，多受局限，編者深愧。（目次略）



天台智者的果位論 (二)

(二)中藥草位所代表的聲聞、緣覺二乘

佛教之第二層次的果位元是中藥草所代表的聲聞、緣覺二乘位。聲聞乘位包括七賢位和七聖位。以下分別述之。

1. 聲聞之七賢位。聲聞乘修的是苦（苦之果）、集（苦之因）、滅（解脫寂滅）、道（修行證果）四諦，從苦之果（即苦諦）著手來參究所以有苦的原因，從而了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必須藉修行以了生死，求解脫，得寂滅。故智者將此位的特點定義為：「此七位人明識四諦」。⁵⁰ 因行人「所見真正，無有邪曲，故是賢人相也。」⁵¹ 第一至第三位初賢、別相念、總相念一起稱為五停心、四念處。⁵² 智者將之稱為外凡。最後四位乃四善根，智者將之稱為內凡。

第一是初賢位，其特色是「障破道明，行解相稱。」⁵³ 乃是由行者修習五停心觀所得之位。即是以不淨觀、慈悲觀、緣

起觀、界分別觀、數息觀來對治貪欲、瞋恚、愚癡、我執、散亂等五障道。

第二是別相念處位。此是行者修習別相念處所得之位。除去五障後，行者進而能觀四諦，作四念處觀以破四顛倒。此即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而破除身是淨、受是樂、心是常、法有我等凡夫之四顛倒。

第三是總相念處位。此是行者修習總相念處所得之位。即是進一步將別相念處身、受、心、法之觀擴展到諸法，謂諸法不淨、諸法是苦、諸法無常以及諸法無我以破除凡夫之四顛倒。

第四是煖法位。這是在修習了五停心、四念處後所得之位。此位可燒除煩惱，接近見道無漏慧（即發相似解），而生起屬三界內之人、天果報的有漏善根。所謂「煖」是一種譬喻之詞，喻相似解如春陽暖發，可令「善法熏積，慧解得起」。⁵⁴

即是說，此位由觀欲界、色界、無色界之四諦十六行相⁵⁵而生有漏之觀慧。

第五是頂法位。此是於動搖不安定之善根中，⁵⁶生最上善根之絕頂位。行者進一步修習四諦十六行相，接近見道無漏慧之相似解增強。智者解釋為：「在煖頂之上，如登山頂，觀矚四方，悉皆明瞭，故名頂法。」⁵⁷此位處於不進則退的境界。

第六是忍法位。此位接近見道無漏慧之相似解更加增長，是已確認四諦之理，善根已定，不再動搖之位，「於四諦中堪忍欲樂」。⁵⁸此位共分下、中、上忍。下忍修四諦十六行相。中忍漸次省略所觀之行相。最後僅留欲界苦諦的一行相。上忍則能於一剎那間經由觀欲界之苦諦行相而解四諦。

第七是世第一法位，即上忍一剎那，是於凡夫所得之最勝善根。行者觀修苦諦之一行相，可於一剎那入見道位而稱為聖者，為進入七聖位之轉戾點。⁵⁹

2、聲聞之七聖位。此七聖位或是見道⁶⁰名，或是修道⁶¹名，或是無學道⁶²名，其特點是「苦忍明發，捨凡性，入聖性，真智見理，故名聖人。」⁶³

第一是隨信行位。智者曰，此位是鈍根人入見道之名。所謂鈍，指由信而入，是行者從他人處聽聞佛法而生信仰，由信

仰而生解見道，故稱隨信行。

第二是隨法行位。此位是利根人入見道之名。所謂利，指靠自力觀四真諦法而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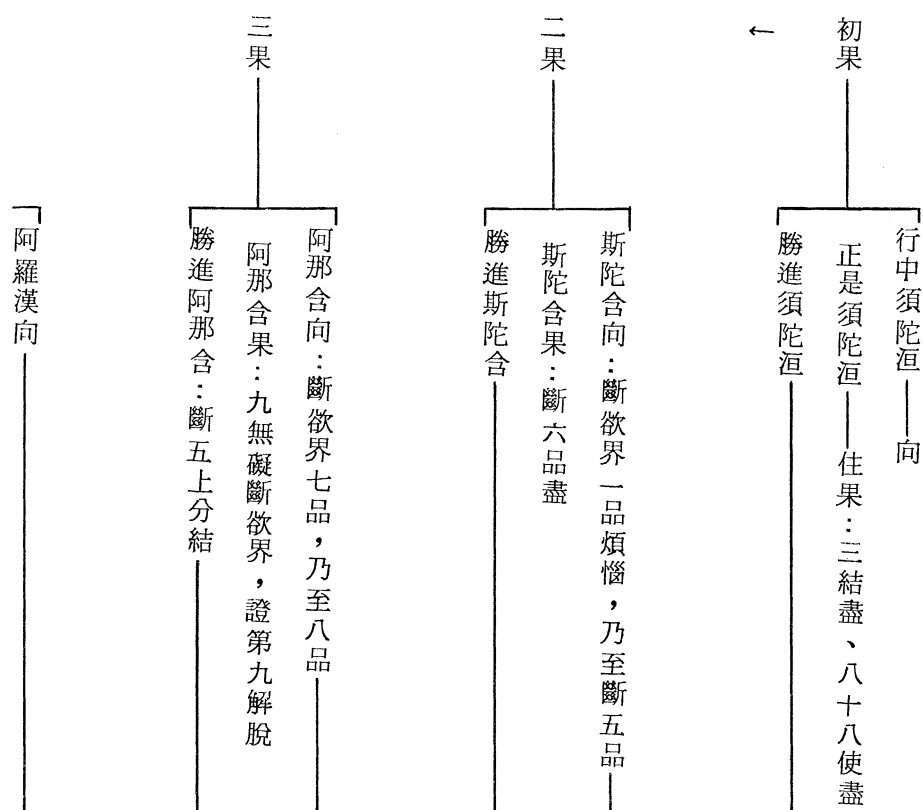
第三是信解位。此是鈍根人由見道入修道之位，由信而發起無漏之真諦慧，並可證得聲聞之四種果位。其具體描述如下：

(1)證初果者即須陀洹。⁶⁴須陀洹可分為三個層次。開始是「向」，乃行中須陀洹，尚未證果，屬入見道位。其次是住果，乃正是須陀洹，屬證果之修道，三結盡，⁶⁵斷見惑八十八使盡。⁶⁶再其次是勝進須陀洹。乃是二果之「斯陀含向」。

(2)證二果者即斯陀含，⁶⁷亦可分為三個層次。初級層次之「斯陀含向」斷欲界一品至五品之思惑。⁶⁸其次是「斯陀含果」，斷盡欲界六品思惑。最高層次之勝進斯陀含則是三果之「阿那含向」。

(3)證三果者即阿那含，⁶⁹亦分為三個層次。初級之「阿那含向」斷欲界七品，乃至八品思惑。其次之「阿那含果」斷九品思惑盡，證第九解脫，從此解脫欲界之輪迴。第三層次之勝進阿那含即是阿羅漢向。

(4) 證四果者即阿羅漢，有二個層次。「阿羅漢向」斷五上分結。⁷⁰ 其次是聲聞修行之最高果位「阿羅漢果」，乃小乘最高果位，斷盡一切煩惱，不再受三界生死輪迴，證入涅槃，無所可學，故亦稱無學。茲表解聲聞四果如下：



四果
阿羅漢果

第四位是見得位。此乃利根人憑藉一己之智，見法得理，可次第證三果，超越二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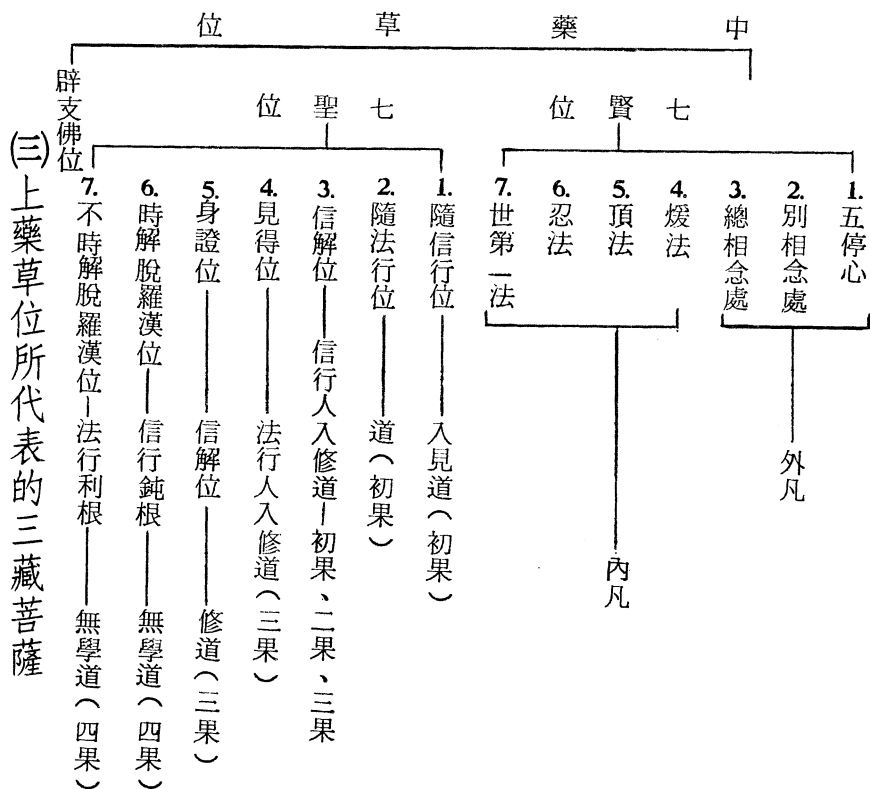
第五位是身證位，是信行聲聞人所得之位，入滅盡定（煩惱滅以及心、心數法滅）者所證。因其「安置身內，息三界一切勞務。身證想受滅，」⁷¹而可身證三果之阿那含。

第六位是時解脫羅漢。時解脫羅漢亦屬信行鈍根人，包括六種羅漢中的前五種：退法、思法、護法、住法、進法。此六種羅漢必須等待時機成熟，方得解脫。其解脫有二種：不得滅盡定者名慧解脫；得滅盡定者名俱解脫。

第七位是不時解脫羅漢。不時解脫羅漢是六種羅漢中的最後一種，屬於法行利根人，不為煩惱所動，名不動（即不退）法阿羅漢，可隨時解脫。其解脫亦有二種：一是不得滅盡定之慧解脫，一是得滅盡定之俱解脫。⁷²

3、辟支佛位。除了以上聲聞七賢位、七聖位外，智者大師還列了辟支佛位，即是緣覺乘。緣覺乘所修的是十二因緣法（即緣無明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有老死），即是從因悟果（從致苦之因「集諦」著

手而悟出人生是苦的道理」。故智者稱辟支佛「宿世福厚，神根猛利，能觀集諦，以為初門。」⁷³ 辟支佛有二種：無佛在世而悟道，稱為獨覺；值佛在世，聞十二因緣法而得道，稱為緣覺。⁷⁴ 茲表解中藥草二乘位如下：



智者大師所論佛教第三層次的果位元是上藥草所代表的三

藏菩薩位，指的是佛陀成佛前所經歷的三大阿僧祇劫。共有三個果位。

第一個三藏菩薩的果位是菩薩在第一阿僧祇劫的修行所得。智者總結說，在此階段，菩薩發菩提心，起慈悲誓願，以滅除苦因之道諦為修行的初門，行六波羅蜜，然並不知道自己將作佛。此位相當於七賢位中的前三位：五停心、總相、別相念處位。⁷⁵

第二個三藏菩薩的果位是菩薩在第二阿僧祇劫的修行所得。智者云，菩薩在此階段繼續修行六度，自知將成佛，但心未分明，故口不向他人說。此位相當於七賢位中的第四位煖法位。⁷⁶

第三個三藏菩薩的果位是菩薩在第三阿僧祇劫的修行所得。智者曰，菩薩在此階段修行六度，四諦解明，不但自知作佛，亦口自宣說。此位相當於七賢位中的第五位頂法位。⁷⁷ 三藏菩薩位的表解如下：

上	藥	草	位
第一阿僧祇劫	五停心、別相念處、總相念處		
第二阿僧祇劫	煖法		
第三阿僧祇劫	頂法		

註釋：

50. 見同上，第 727 頁下。
51. 見同上。
52. 五停心指不淨觀、慈悲觀、緣起觀、界分別觀、數息觀。四念處分別相念和總相念兩種。別相念處指修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總相念處指觀一切皆不淨、苦、空、無我。
53. 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 33 卷，第 727 頁上。
54. 見同上，第 728 頁上。
55. 十六行相指觀四諦各有四種差別，合成十六種。苦諦之四相是：非常、苦、空、非我。集諦之四相是：因、集、生、緣。滅諦之四相是：滅、靜、妙、離。道諦之四相是：道、如、行、出。
56. 因此位仍在修習四諦之理，故善根未定。
57. 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 33 卷，第 728 頁上。
58. 見同上。
59. 有關七賢位的論述，參見同上，第 727 下至 728 頁上。
60. 「見道」指以無漏之現觀四諦，見照其理之修行階位。
61. 「修道」指見道後進一步對具體事相反復加以修習之位。
62. 「無學道」指當行人證悟最高境界後，已經無所可學。
63. 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 33 卷，第 728 頁上。
64. 須陀洹稱預流果，七返各生於人、天後必可得阿羅漢果。
65. 三結指有身見結、戒禁取結以及疑結。衆生若受此見惑結縛，即不能出離生死。
66. 八十八使源於見惑，包括五蓋、五見。五蓋乃鈍使：貪、瞋、癡、慢、疑。五見乃利使，包括身見、邊見、邪見、見取見、戒禁取見。欲界有三十二使，色界及無色界各有二十八使，三界合計八十八使。詳見《法界次第初門》，第 46 卷，第 669 頁上至中。
67. 斯陀含尚須由天上到人間受生一次，方可般涅槃。
68. 欲界思惑共有九品。思惑即煩惱，指貪、瞋、癡、慢。此四種煩惱有上、中、下三品，每品又有上、中、下三品，故合共九品。作爲一地的欲界含九品思惑。色界、無色界各有四地，合計七十二品思惑。三界共計八十一品思惑。
69. 阿那含已斷盡欲界九品思惑者就不再來欲界受生了。
70. 五上分結即是上分界之色界與無色界之煩惱，包括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衆生受此煩惱系縛，不得超離其界。
71. 見《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藏》第 33 卷，第 728 頁下。
72. 有關七聖位的論述，參見同上，第 728 頁上至 729 頁中。
73. 見同上，第 729 頁中。
74. 有關辟支佛位，參見同上。有關中藥草位的論述，參見同上，第 727 頁下至 729 頁中。
75. 參見同上，第 729 頁中。
76. 參見同上，第 729 頁下。
77. 參見同上。有關上藥草位的論述，參見同上，第 729 中至下。

（待續）

法華三昧懺儀（一）

佐藤招英 著
依 觀 譯

天台智顗前期著作之研究

第一節 瓦官寺親撰說與修禪寺撰述說

《法華三昧懺儀》又名《法華三昧》、《法華三昧儀》、《法華三昧行法》、《行法華懺法》、《妙法蓮華經懺法》、《法華懺法》等。《大正藏經》第四十六冊所收的本書，附有遵式序，亦即「法華三昧儀者，天台大師瓦官親筆。蓋止觀第三三昧所指別行，即其文也。」（《大正》第四十六冊·九四九a）。此中所說「別行」，是指《摩訶止觀》卷二之上的「別有一卷名法華三昧，是天台師所著流傳於世。」（《大正》第四十六冊·十四a）。遵式《天台教隨函目錄》載有智顗諸多著作，並且指出「此皆智顗所說。此中《法界次第》及《法華》、《方等》二懺儀與《覺意三昧》親自撰集，其餘皆是章安所記」，亦即將本書視為智顗親筆撰述書之一。由於在灌頂《智者大師別傳》中載有「《法華三昧行法》一卷」以及道宣

《內典錄》亦可見及《法華三昧》之名，因此本書為智顗所撰應無可懷疑，其撰述時間，若從遵式序看來，應撰於瓦官寺時期。其資料根據是本書卷首的「隋·瓦官寺沙門釋智顗輒採法華普賢觀經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門流行後代。」（《大正》第四十六冊·九四九b）。智顗駐錫瓦官寺的時間是在陳·光大二年（五六八）至大建七年（五七五），總計八年，此時還不是隋代，前文的「隋·瓦官寺沙門釋智顗」顯然在時代上有矛盾之處，此一段話果真在本書撰述當初就已存在嗎？近時在金澤文庫檢出的鎌倉時代書寫的二種古鈔本中，則是記為：「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輒採法華普賢觀經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門，傳示行者。」

如後文所述，金澤文庫本在內容上相當古老，因此「天台山修禪寺沙門智顗」應是較近於原形。如果本書撰述於天台山

修禪寺的話，修禪寺創建於大建十年（五七八），所以應撰於在此之後。從而從趙宋時代以來幾乎成爲通說的瓦官寺親撰說，有必要予以重新檢討。關於智顗的《法華三昧》，近時有若干學者發表其研究，但是關於本書成書的基礎性研究，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津田左右吉《智顗の法華懺法について》、東洋學報三一之一、橋本真昭《智顗の法華三昧》、佛教研究學七、橫超慧日《天台智顗の法華三昧》、大谷學報三十五之三）。

第二節 法華三昧懺儀的組織與概要

法華三昧懺儀的組織如次所列：

(一) 明三七日行法華懺法勸修

(二) 明三七日行法前方便

(三) 明正入道場三七日修行一心精進方法

(四) 明初入道場止修行方法

1. 明行者嚴淨道場法

2. 明行者淨身方法

3. 明行者修三業供養法

4. 明行者請三寶方法

5. 明讚嘆三寶方法

6. 明禮佛方法

7. 明懺悔六根及勸請隨喜迴向發願方法

8. 明行道法

9. 重明誦經方法

10. 明坐禪實相正觀方法

(五) 略明修證相

此法華三昧是三七日的行法。首先的(一)勸修，是如來滅後的後五百歲濁世中，誦大乘經典，修大乘行，發大乘意，欲見普賢菩薩色身者，或欲見釋迦牟尼佛、多寶佛塔分身等諸佛，以及十方佛者，或欲得六根清淨，入佛境界通達無礙者，或更欲淨除一切煩惱，滅一切罪業，現身入菩薩正位，得一切諸佛自在功德者，應於空閒處，三七日間，一心精進此法華三昧。由於《法華經》係如來秘密法藏，諸經中最上之法，行大直道無留難，是故行者當不惜身命，盡未來際修行此經。

(二) 前方便，修行大致可分爲初行與久行。久修之行係依據《法華經》、《安樂行品》所載，而此法華三昧行法是爲初修者所制。一切懺悔行皆悉作前方便，此法華三昧行法也須要有一七日之前行。在此前行中，主要是調心，停止一切俗務，莊嚴道場，潔淨衣服，自憶此身所造罪業而生慚愧心，行禮佛、懺悔、行道、誦經、坐禪、觀行等，作入正行三昧的準備。

(三) 一心精進方法，行者於六齋日進入道場，欲入道場時，自要其心，不惜身命，一心精進，滿三七日，此一心精進有事一心與理一心等兩面。

(四) 正修行，於三七日間應晝夜六時修正行，此為行法之心。行者初入道場時，具足其次的十法，第二座以後僅略去請佛一法，應修其餘九法。

1. 嚴淨道場，選一清靜道場，稍離道場處，別置行者自坐之處。道場中設高座，安置《法華經》一部，也應安置佛像、舍利及其他經典。入道場當日早上，須清掃道場，灌灑香湯，以香泥塗地，以種種香油燈供養三寶，傾心盡意嚴淨道場。

2. 淨身，行者入道場前須先以香湯沐浴，著清淨衣。

3. 三業供養，行者入道場後，首先在法座前鋪尼師壇（座具），正立慈念一切衆生，欲興救度，想念一切三寶影現此道場中，手捧香爐燒香散花供養三寶，口中唱念「一心敬禮十方常住佛」等，行五體投地禮三遍，接唱供養文。

4. 奉請三寶，三業供養已，行者一心正念迴前供養之心奉請三寶。口唱「一心奉請南無釋迦牟尼佛」，觀想釋尊從耆闍崛山與大眾圍繞來到道場，其次依次奉請《法華經》中所說的佛法僧三寶。

5. 讚嘆三寶，行者奉請三寶已，五體投地面向法座燒香散花，心念三寶功德，口唱《法華經》〈藥王品〉中「容顏甚奇妙」的偈誦以及〈化城喻品〉中「聖主天中王」之偈誦讚嘆三寶。

6. 禮佛，行者讚嘆三寶已，端正威儀，唱「一心敬禮本師釋迦牟尼佛」，並禮拜佛。普賢菩薩為法華懺悔主，因此三稱「一心敬禮普賢菩薩摩訶薩」，向著普賢菩薩胡跪，懺悔己身罪業並發願。

7. 懺悔段又分(1)六根懺悔，(2)勸請，(3)隨喜，(4)迴向，(5)發願，進而六根懺悔又分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段的懺悔。懺悔之章句大多出自於《普賢觀經》，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無量眷屬圍繞至行者前，因此行者向此普賢菩薩發露懺悔。在發願時，是發願願臨終時住於正念，直接往生極樂親見阿彌陀佛。

8. 行道，行者禮佛已，端正威儀，右繞法座，燒香散花行道，心念三寶，口誦《法華經》，行道三匝，或七匝、三七匝、七七匝、百匝等，行道終了，還歸本座，唱三歸依文。

9. 誦經，此分具足誦與不具足誦二種。具足誦者，讀誦《法華經》一部；不具足誦者，僅讀誦〈安樂行品〉一品。

10. 坐禪，行者行道誦經已，還歸本座坐禪，思惟一實境界。此實相正觀的方法是觀一切法是空、是如、是實相，因此行者在觀現在一念之妄心時，用四句推檢，觀一切法皆空。此四句推檢部分有一些問題存在，擬在後文述之。觀我心是空罪福無主的實相懺悔，在《普賢觀經》又稱為大懺悔、莊嚴懺悔、無罪相懺悔、破壞心懺悔等，在三七日間的一一行法中，因為常念三寶觀心性之空，因此不離實相不惜身命，為一切衆生行懺悔行，此名真實一心精進修。

最後的(四)證相段敘述行者修法華三昧的得益，亦即依下根、中根、上根，將行者的證相分為三種，並將之配予戒定慧三學。1. 下根行者得戒根清淨，此又分為下、中、上等三品。2. 中根行者得定根清淨，此又分下、中、上等三品。3. 上根行者所得相為慧根清淨，也是分三品詳述。最後言及行者如欲得大利益，應於三七日間一心精進修上述十法。若一心常寂，欲入深三昧中，應廢他行，常行坐禪，觀一切法空、如、實相，起大悲心憐念一切衆生，修此三昧。今僅為欲行法華三昧之初心行者述其行法。

第三節 法華三昧的源流

所謂的法華三昧是指立於《法華經》的精神而修三昧行。

《法華經》是釋尊入於無量義處三昧所說，因此無量義處三昧是法華三昧的序曲，先入此三昧後再入法華三昧。然而「法華三昧」一語，僅出現在《法華經》的《妙音菩薩品》二次以及《妙莊嚴王本事品》一次。亦即《妙音菩薩品》（《大正》第九冊·五十五a）中，妙音菩薩的十六種三昧中可見及法華三昧之名，以及此菩薩住現一切色身三昧度脫無量衆生，亦即在說及此《妙音菩薩來往品》時，華德菩薩得此法華三昧。又在《妙莊嚴王本事品》（《大正》第九冊·六十b）中記有妙莊嚴王有淨藏、淨眼二子，此二子得父母許可出家，淨眼入法華三昧，淨藏通達離諸惡趣三昧，此二子即今藥王菩薩與藥上菩薩。《藥王品》（《大正》第九冊·五十三a）也有一切衆生喜見菩薩精進經行，一心求佛，得現一切色身三昧，得聞《法華經》的記載。

在《普賢勸發品》（《大正》第九冊·六十一b）中，載有「後五百歲濁惡世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欲修《法華經》者，應於三七日中一心精進，三七日滿已，我（普賢）乘六牙白象，無量菩薩圍繞，以一切衆生所喜見身現於此人面前」的普賢菩薩行願。《普賢觀經》（《大正》第九冊·三九一c）中二次出現普賢色身三昧之名，《摩訶止觀》認為

這是法華三昧的異名。像這樣，法華三昧是受持讀誦書寫《法華經》，欲修習《法華經》的行者所入的三昧。關於其行儀，由於《普賢勸發品》（《大正》第九冊·六十一 a）載有「是人若行若立讀誦此經」「是人若坐思惟此經，爾時我復乘白象王現其人前」，因此是半行半坐的行法，《普賢觀經》（《大正》第九冊·三百八十九 c）載有「正念思惟一實境界」「若欲懺悔者，端坐念實相」，因此是依據此等經文而觀諸法實相之理的行法。

關於《法華經》所說的觀照諸法實相之理的法華三昧觀法，最早採用此觀法的應是《思惟略要法》（《大正》第十五冊·二九七 c）。此《思惟略要法》是否果真為鳩摩羅什所譯，還待研究，在本書中言及的大乘觀法有法身觀、十方諸佛觀、無量壽佛觀、諸法實相觀與法華三昧觀法。此法華三昧觀法係三七日間一心精進，憶念觀察《法華經》的三昧。釋尊在耆闍崛山，與七寶塔內的多寶如來共坐，十方分身化佛湧出遍滿，此等分身諸佛各有一生補處大菩薩為其侍者，釋尊也以彌勒為侍者，光明普照無量國土，說法音聲遍滿十方世界。其所說《法華經》是宣說十方三世衆生一稱南無佛皆可成佛的唯一大乘無二無三之妙法。修此觀法，斷五欲、除五蓋，五根增長，入

甚深微妙一相一門清淨之法。此名一心精進如說修行正憶念法華經，像這樣，三七日中修三昧，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來至其所。因此《思惟略要法》中的法華三昧觀法是以《寶塔品》、《湧出品》、《方便品》、《普賢勸發品》等為所依，尤其是以《普賢勸發品》為基礎的三七日行法，然此行法對慧思與智顗幾乎沒有給予任何影響。

關於慧思在慧文會下開悟法華三昧的經緯，道宣《續高僧傳》（《大正》第五十冊·五六二 c）有比較詳細的傳述，在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的卷首記有「法華經者大乘頓覺，無師自悟疾成佛道，一切世間難信法門」（《大正》第四十六冊·六九七 c），新學菩薩欲得速疾成佛，必須持戒忍辱精進修禪定，專注學習法華三昧。《法華經》《藥王品》、《妙莊嚴品》及《常不輕品》等述及勇猛精進求佛道的菩薩種種求道的故事，而修禪定三昧的方法始見於《安樂行品》。慧思將法華三昧分為無相行與有相行二種，此無相行正是《安樂行品》所說的四安樂行。一般所說的四安樂行，是指《法華文句》中的身、口、意、誓願等四安樂行，慧思《法華經安樂行義》（《大正》第四十六冊·七〇〇 a）中言及第一正慧離者安樂行，第二無輕讚毀安樂行，第三無惱平等安樂行，第四慈悲接引安

樂行，常處於一切深妙禪定，令於行住坐臥飲食語言等一切威儀中，心常安定的行法。相對於此，有相行見於《普賢勸發品》V，這是不修禪定不入三昧，散心讀誦專念《法華經》的行法。行者若不顧身命成就其行，普賢菩薩乘六牙白象住其人面前，擬金剛杵時，滅障道之罪，得眼根清淨，見釋迦佛與七佛以及十方三世諸佛，至心懺悔，五體投地，起身合掌得三陀羅尼。

有末法之自覺的人中，慧思被認為是最早的，而且慧思認為《法華經》是最適合此末法時機速疾成佛的經典。以此經典，尤其述說如來滅後，末法濁惡之世行法的《安樂行品》V與《普賢勸發品》V為基礎而提出的《法華經》的修行法，就是法華三昧。今試著就慧思的法華三昧觀對於智顗給予如何影響，將《法華經安樂行義》與《法華三昧懺儀》作對照，如次的數點應予以注意。

1. 法華三昧的述說是以《安樂行品》V與《普賢勸發品》V為所依，這一點慧思與智顗兩者共通，由此可見是由慧思傳予智顗。相較於基於《寶塔品》V、《湧出品》V、《方便品》V、《普賢勸發品》V而說法華三昧觀法的《思惟略要法》，顯然更能看出兩者間的傳承關係。

2. 慧思將法華三昧行法分為依據《安樂行品》V的無相行與依據《普賢勸發品》V的有相行二種，智顗的《法華三昧懺儀》

沒有區別此二行。但是《摩訶止觀》記有「南岳師云：有相安樂行，無相安樂行」（《大正》第四十六冊・一十四a），將之配於事與理。

3. 慧思基於《普賢勸發品》V而說有相行，然而依據《安樂行品》V的禪定的無相行才是主要。智顗重視《普賢觀經》，在《法華》的讀誦上，加上懺悔的儀制，亦即法華三昧中有禮拜、懺悔、行道、誦經、坐禪等，組織三七日半行半坐的行法。亦即慧思述及有行相之處是依據《普賢觀經》，而智顗在《法華三昧懺儀》卷首記為「採《法華》、《普賢觀經》及諸大乘經意撰此法門」，是將《普賢觀經》與《法華經》對等看待。

4. 慧思將法華三昧行法分為無相行與有相行二種，其行法稍嫌欠缺統一。然而傳至智顗，法華三昧的修行分為久行與初行，久修之行是依據《安樂行品》V，而今所行為初修者之行法，亦即巧妙統收慧思有相無相兩行，給予法華三昧行法一貫性的組織。慧思依《安樂行品》V說禪定無相行，而智顗著眼在《普賢勸發品》V的「坐思惟此經」與《普賢觀經》的「端坐念實相」之文，觀諸法之空、如、實相，貫徹《法華經》的行法，因此半行半坐的法華三昧行法成一體系。

（待續）

倓虛大師的辯才智慧（六）

何世亮

十、倓虛對建廟的看法

倓虛大師一生之中建立了許多寺廟，如營口、瀋陽、長春、北京、哈爾濱……等地方，但是他並不主張多置廟產，他後來做了下列的結論：「經我手幫忙所建立了幾處叢林，以後我也不主張置許多產業，產業多，容易讓後來繼續的人，養成貪心、依賴性大、不修行，且在時局轉變時，惹麻煩，地方上還起反感，試從幾處有產業的大廟裏，即可證明此事，常言說：一分和尚一分齋，和尚不到齋不來。無論一個人或一處廟，有修行，有道德，自然也有感應，不怕無人供養，如果專依賴產業，日久則於修行上不注意了，產業固然不能一點沒有，但不要過多，過多則易奢侈。」

這是倓虛大師的經驗談，倓老一生閱歷甚多，又是一個腳踏實地的修行者，所以其所見所聞都正中了佛教的弊端，足為我們後學者的借鏡。

倓虛大師最深刻的體驗，就是在接掌法源寺這件事上，捲

入了很大的漩渦，他說：「做事難得很！各方面都要顧到，自己的脚步還要站得穩，如果有一方面顧不到，事情考慮不周全，以後就要生麻煩，同時在辦事過程中，自己還要有忍耐，有毅力，如果一點忍耐勁沒有，經過一次挫折，就再不願出頭，這樣事情絕不會有成功的，要知道世間一切事，不能全如人意，有順心的事，也有不順心的事，在做事的時候，什麼都有可能遇到的，例如民國十七年，我在法源寺所遇到的波折，那就是不順心的事。」

當時倓虛大師在北京的彌勒院辦學，楊參議請他到公館講心經和金剛經，剛好碰上法源寺的兩位法師在爭訟，胡居士就向倓虛說：「法源寺道階法師，因往外運古物，和他的法子廣福打官司，相互攻擊，已打到內務部，誰也不讓誰，經人調解也調解不開，若官員認真，把法源寺完全沒收，於整個佛教大體太不好看，這事情都是出家人的事，我們在家居士更沒法管，現在你給楊參議講經，求你和楊參議說一下，叫內務部批到

佛教會辦理說合，這事還和緩一些。」

這件事情還沒有等到倓虛大師開口，經過四、五天，在講完經，楊參議突然對倓虛說：「你看長春般若寺修不起來，缺款五、六萬不好募，此地法源寺廟很大，廟產也不少，裏面出家人不守規矩，胡鬧，現在師徒兩個打官司，已打至內務部，前幾天有胡居士和趙先生兩個人找我，想把此案批到佛教會調解，當時我寫一封信給齊次長，昨天我去道謝他，齊次長說：事情不好辦，因法源寺是唐代古廟，裏面古物、法器很多，住持道階私行外運，至南方被海關扣押有據，現在師徒兩人以罪名控告，誰也不讓誰，各說各有理，將來弄不好，只好由政府沒收，或另派新人。當時我說：這還了得！和尚是專門做善事的，爲人天師表，現在居然也做起壞事來，要他做什麼？我想：這是一個現成的廟，把他們趕走，法師去住，不是很好嗎？省得再化緣去修般若寺。」

「不成！」倓虛說：「這事情你不要太認真，這是師徒相互抵賴，事情並不那麼簡單，對於出家人規矩，你不明白，無論到任何地方也不許強佔人廟，況且當法師的，到處給人說法，做模範，更不應當辦這事，如果真這樣的話，人必說我仗勢奪廟，將來怎樣對人？至於修般若寺，也不是無廟才修，我現在已有好幾處廟，如哈爾濱極樂寺、瀋陽般若寺、營口楞嚴寺、北京彌勒院，其他還有好些小廟，統計起來，已有六、七處廟可住，而且我到那裏弘法都可以，何必佔人的廟，這太失出

家人的本份，也不夠當法師資格，他們的打官司，只是家務事，與外人無關。」

雖然經過倓虛的解說，楊參議似乎聽不進去，還是執意要倓虛去接掌法源寺，之後，這話由楊公館的當差將話傳出去，說「道階和廣福打官司至內務部，楊參議要把法源寺沒收，和尚趕出去，把廟交給倓虛。」經過各方面的開嚷與傳說，弄得滿城風雨。

道階聽到了這樣的傳說，就在齋堂向大眾說：「倓虛和楊參議相好，要仗勢力奪我的廟，他依北方人勢力大，不如我南方人智慧大！做官的人，在台上耀武揚威，下台之後，任什麼也不是，指下因果，將來免不了掉下地獄，出家人認識個破參議就覺了不起，如果再認識大元帥，就不知姓什了？想仗勢奪廟，那是打妄想，我敢說一句大話，他絕對辦不到。」

於是有人將這話傳入楊參議耳中，楊參議大發雷霆說：「道階這東西真可惡！接廟是我請的倓虛法師，人家幾次推辭不幹，現在他胡作妄爲，我們不管他，他反胡說八道不服，叫警察把他們趕走！廟給沒收！」

一聲令下，臘月底快過年的時候，去幾個警察，到法源寺，硬把道階等趕跑了，因爲倉促之間，道階什麼東西也沒拿走，法源寺本是多年古廟，裏面古物很多，去幾個警察看不過來，又不敢負責，於是叫警察聽電話催楊參議，楊參議當時也想不出辦法來，只好預備組織委員會，把法源寺整個沒收辦學校

，古物歸陳列所保管。

倓虛大師此時也無法再堅持下去，明知這是火湯，但是爲了保留法源寺這個古刹，也只好去蹈一下，這時因迫於不得已，乃偕同澍培法師，還有其他十幾個學生，由分署的人陪著，一塊去到法源寺，看到廟裏有執事的出家人，全被警察趕跑了，只剩舊監院德玉師，還有十幾個夥計，倓老用言語安慰他們，不過暫時維持這個地方。

倓虛接掌法源寺之後，沒有幾天，就遇到了許多麻煩事，首先就有很多人要來討錢，原來是那些被逐的出家人，都是平常趕經懺的，道階壓人半年衣單錢沒發，現在大家都跑回來要錢，還有一位律師，是道階聘的法律顧問，專門打官司的，也來要車馬費，還有一位湖南的文學家，替道階作高僧傳，欠人叁佰伍拾圓，也來要錢。

其次就是道階反告倓虛侵佔寺廟，道階把倓虛和警察廳及內務部，告到司法最高法院之評議院，內有南方人很多，與道階熟，對此案批准受理，到法源寺來清查法器帳目，必須一一查明。

後來道階又到處去向佛教長老投訴，說倓虛仗陸軍勢力，霸佔其廟，使諦閑老和尚及南方一般居士，都來信勸告倓虛，不要如此無理，其實他們都是聽一面之詞，實在還不知是怎麼回事，使倓虛百口莫辯。

這場風波，前後共經過四個多月才告平息，使得倓虛大師

後來對出家修行的看法有很大的改變，他說：「這裏我有幾句早已要說的話告訴大家，過去我有一個主張，多少年來沒得機會發表，我這個主張不是別的，就是想寓佛學於醫學，這並不是因我會醫道才主張這樣，就是我不會醫道也主張這樣，我早已看到，以後的出家人，除修行研究佛法外，無論如何要在本身上學一種養生的技能，過去的出家人，可以仗緣法，使廟產等，維持生活，這法子恐有行不通的時候，不如在各人身上，有一種技能，既能藉此技能餬口，又能弘揚佛法。

佛稱爲無上醫王，佛說修菩薩行，要於五明處求，五明中就有醫方明，會醫學的人，可以自醫，又可以醫人，對於慈悲救人的宗旨，還不違背，既能造福社會，又能利益人群，還可以維持自己的生活，附帶著把佛法也弘揚出去了，這樣可以以佛法醫心，以醫藥醫身，身心俱無病，即可成佛。

寓佛學於醫學的辦法，首先要出家人，求得在本身上精於醫道，將來辦理國醫研究所、施醫所、養病院……等救濟事業，凡是各佛學院畢業的，都可以到國醫研究所去學習醫道，無論會中西醫都可以，在應用的時候，無論貧富，當你給他治好病的時候，他很感激你，在這時，你給他講佛法，講因果故事，他很容易接受，或者在病危的時候，勸他念佛、念法、念菩薩，最低限度，能種一個大乘種子，將來自己有產業，也不如自己會技能。」

（待續）

來也空索索，去也赤條條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西元一一七八—一二四九），爲宋代臨濟宗楊岐派下禪僧，嗣法破菴祖先禪師。師生於四川梓潼縣，俗姓雍。九歲時依陰平山道欽出家。年十七受具足戒。翌年，遊成都，坐夏，請益成都知名禪僧堯首座有關坐禪之法。堯首座問他：「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一時答不出來，乃日夜體究此一問題。一日，上淨房（廁所），仍舊不忘提前話，忽然有所省。

明年，往謁育王山佛照德光禪師。光師問：「何處人？」師答：「劍州。」光又問：「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師笑說：「這烏頭仔也亂喝。」（師因貧甚，沒錢剃髮，因此，大家都叫他烏頭仔。）

在育王山住了好久一段時間，師又到杭州靈隱寺，那時，破庵祖先禪師在靈隱寺當首座，領衆參禪。有一天，師與破庵同游石筍庵。石筍庵有位道人向破庵請益。他說：「禪師！我平常修行打坐，總覺得念頭思想停不下來，此心就像猴子一樣

，捉不住它，請禪師開示，我該怎麼辦？」破庵道：「何必捉它呢？你捉它幹什麼？思想來來去去，很自然的，好像那風吹過水面，自然而成波紋。」師在一旁隨侍，竟聽此話而大徹大悟。因嗣法破庵。

未幾，破庵和尚過天童寺掃塔，師偕往，至瑞巖，時雪峰雲和尚在此駐錫，留師分座說法。某天，夜裏，師夢見穿着華麗莊嚴，衣冠堂皇的人手持把茅授予，翌日，明州清涼寺派專使到，師接受邀請入院，師見該寺伽藍神姓茅，而衣冠狀貌與夜裏所夢沒有兩樣，才恍然大悟。

師於此開堂說法，大闡宗風。繼又遷焦山、雪竇，並奉詔入住育王山、徑山。曾奉旨入內庭，師奏對詳明，理宗皇帝甚爲欣喜，遂賜金襴僧伽黎。更於大內慈明殿陞座說法，帝垂簾而聽，賜號「佛鑑禪師」。

師居徑山寺二十年，海衆雲騰，信施豐積，雖寺曾兩次遭火厄，而乃旋復旋興，爲東南法席第一。

師於徑山寺前四十里處，建屋百楹，接待十方雲水僧，御書賜額「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建閣以藏後先所賜御翰。東西兩邊則供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之時，供養僧衆並做佛事，以贊冥福。因爲四川長時兵亂，師之先祀遂絕祠奉，此乃爲旌孝慕，帝聞此事甚爲嘉許。

師平常說法，甚爲簡捷扼要，尤其能夠直指人心，不落言詮，令學者直下便見。茲選錄二則上堂開示如下：

「靈山指月，漕溪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鼈，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避上，今日無端入這行戶，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此其一。

「若論個事，直是省要，奈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此其二。

淳祐戊申秋（西元一二四八年）師於明月池上築室，題曰：「退耕」，次年三月，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

同月十五日集兩序大眾，區盡後事，親書遺表，言笑如平

時。其徒以遺偈相請，師乃執筆疾書曰：

「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

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

移傾而逝。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享年七十有二。

師生平宏宣儒、釋、道三教融合的禪風，乃由於師之學問淵博，於世出世法，無不融會貫通。師崇尚孝道，悲天憫人，而不染世緣，而進出大內多次，能於本份僧家衲事，啓發當今，堪爲後代楷模。

師之嗣法弟子甚多，如雪巖祖欽、斷橋妙倫、別山祖智、無學祖元、兀庵普寧、環溪惟一、靈叟源、月坡明、指南直、希叟紹曇、退耕寧、絕岸可湘、西巖了慧、石室輝等。

而日本僧人東福圓爾、惟才法心、了然法明、妙見道祐等多人，亦泛海而來，親近於師、嗣法於師。爾後歸國，於日本陸續開創道場，宣揚中國禪法，時至今日，日本臨濟宗派的開展及影響，師可謂關鍵人物。

師之著作，除了「無準師範禪師語錄」五卷外，尚有「無準和尚奏對錄」一卷，其內容爲與皇帝討論禪法的寶貴記錄。

師之一生，諄諄教誨，接引提携後學，不厭不倦，晚年退居明月池上，仍舊不忘教導末學，臨終遺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正是修道之人不可不認知之千古名言。的確人只要真能放得下，有甚煩惱？執着，是煩惱之根源。

信樂學道、釋子出家

四分律藏人物之二

爾時，佛在彌尼搜國、阿奴夷界。時諸豪族釋子，執信牢固，從世尊求出家。

摩訶男語阿那律言：

時有釋種子兄弟二人，一名阿那律、次名摩訶男。阿那律者，其母愛念，常不離目前。其母與設三時殿——春、夏、冬。

「若不能出家者，我今當白兄持家業事：應典領作人，修治屋舍。奉望貴勝，及諸知親。出入王所，威儀禮節，具事如是。耕田種作，務及時節。」

使與諸姝女五欲自恣，共相娛樂。時摩訶男釋子語阿那律言：

阿那律報言：

「今諸釋種豪族子孫，盡以信堅固，從世尊求出家。而我一門，都無出家者。兄可知家業，公私之事，一以相付，弟欲出家。若不能者，弟當持家業，兄可出家。」

「卿所說極煩碎，我所不堪。何不說言於五欲中，共相娛樂耶！居業之事，卿自爲之。我欲以信，從世尊求出家。」

阿那律言：

摩訶男報言：

「我今不能出家，卿能可去。」

「兄可往辭母。」

摩訶男如是再三語，阿那律亦再三報言：

時阿那律即詣母所，白言：

「我不能出家。」

「聽子所說：當知諸釋種子皆共出家，而我居門，獨無出家者。我今欲往詣世尊所求出家，若母聽許，便當出家，

修清淨行。」

其母報言：

「吾止有汝等二人，愛念情深，初不欲離目前，今云何令汝出家也。乃至於死，猶不欲相離，況當生別。」

時阿那律如是再三白母，欲求出家。其母亦再三答，終不放汝。時阿那律再三從母求出家。母即自思念：當以何方便，令子不出家。尋復念言：釋子跋提，其母甚愛念，必不聽出家。當語阿那律言：

「若跋提母放子出家，我亦放汝出家。」

念已，即語。時阿那律聞母此言已，往跋提所，語言：

「卿今知不？諸釋子盡出家，然我等未有出家者。我等二人，可共出家。」

跋提報言：

「我不堪出家。卿欲出家任意。」

阿那律如是再三勸之。跋提亦再三報言：

「我不出家！」

阿那律報言：

「我今日出家之事，一以由汝。」

彼報言：

「卿云何以出家之事，一以見由？」

阿那律報言：

「我辭母出家，母報我言：『汝若能令跋提出家者，當放汝出家。』是以相由耳！」

跋提報言：

「卿且止，須我往白母。」

時跋提子即往母所，長跪白母言：

「母今知不？諸釋種子盡出家，唯我一門獨無。我今信樂，欲從世尊求出家，願母見聽。」

其母報言：

「我不聽汝出家，何以故？我止有汝一子，心甚愛念，不欲須臾離目前。乃至於死，猶不欲相離，而況生別。」

跋提如是再三白母，唯見聽許。其母亦再三報子，不聽出家。其母見兒心至切，自念言：我當作何方便，令子不出家。時母思惟：阿那律母甚愛其子，彼終不聽令出家。若彼聽出家者，我亦當放子出家。念已，即語跋提言：

「若阿那律母，聽子出家，我當放汝。」

時跋提子往阿那律所，語言：

「我母已聽我出家。我等今可且復自停，更在家七年，五欲極意，共相娛樂，然後出家。」

阿那律報言：

「七年極遠，人命無常。」

跋提復言：

「若不能七年者，寧可六年。若五四三二一年，在家五欲

自娛耶！」

阿那律報言：

「一年極遠，我不堪忍，人命無常。」

跋提言：

「若不堪一年，可七月中五欲自娛耶！」

阿那律報言：

「七月極遠，我不堪忍，人命無常。」

跋提言：

「若不堪七月，可六五四三二一月，共相娛樂耶！」

阿那律言：

「一月極遠，我不堪忍，人命無常。」

跋提子言：

「若不能一月者，可七日之中，共相娛樂耶！」

阿那律報言：

「七日不遠。若七日竟，能出家者善。若不出家，我當出

家。」

時釋子七日之中，極意五欲共相娛樂。滿七日已，時阿那律釋

子、跋提釋子、難提釋子、金毗羅釋子、難陀釋子、跋難陀釋子、阿難陀釋子、提婆達釋子、優婆離剃髮師第九。各淨洗浴已，以香塗身，梳治鬚髮，著珠瓔珞。乘大象馬，出迦毗羅衛城。時國人民見諸釋子，自相謂言：

「此諸釋子，先洗浴其身，著瓔珞具，乘大象馬，入園遊觀，亦如今日。」

時諸釋子，乘大象齊其界內，下象脫衣，脫瓔珞具。并象與優波離，語言：

「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我等今者出家，以此寶衣并大象與汝用，自資生活。」

時諸釋子即前進，至阿菟夷彌尼國。優波離在後，心自思念：我本由此釋子得自存活，今日以信樂捨我，從世尊出家。我今寧可隨逐出家。若彼有所得，我亦當得。時優波離即以所得寶衣瓔珞，以白氍毹裹之，懸著高樹，念言：

「其有來取者與之！」

於是便往詣諸釋子所，白諸釋子言：

「汝等來後，我即生念：我常依諸釋子得自生活，今日諸釋子以信樂，從世尊求出家，而況我不隨逐出家耶！諸釋子所得，我亦當得。」

時諸釋子及優波離相將，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卻住一面

，白佛言：

「世尊！我等父母已聽出家，願大德聽我出家。唯願世尊，先度優波離。何以故？我等多有憍慢，欲除憍慢故。」

爾時，世尊即先度優波離，次度阿那律，次跋提釋子，次難提釋子，次金毗羅釋子，次難陀釋子。優波離受大戒最爲上座。時有大上座名毗羅茶，別度釋子阿難陀。餘次上座，度跋難陀、提婆達多。

爾時，世尊度諸釋子已，遣詣占婆國。爾時諸釋子，受世尊及諸上座教授已，往彼國。各自思惟，證增上地。提婆達多得神足證。

時跋提釋子，獨在阿蘭若處，樹下塚間思惟。夜過已，高聲稱言：

「甚樂！甚樂！」

其邊諸比丘聞，念言：

「此跋提比丘，本在俗時，恒五欲以自娛樂。捨彼榮樂，出家爲道，獨在阿蘭若處樹下塚間。於夜過已，而自稱言，甚樂甚樂。此跋提釋子，將無自念本在家時，五欲自娛樂，而自稱言甚樂也？」

時諸比丘明旦，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勅一比丘：

「汝可速喚跋提比丘來。」

比丘受教，即便往喚跋提比丘言：

「世尊喚汝來。」

時跋提比丘即詣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世尊知而故問云：

「云何跋提？汝審獨在阿蘭若處塚間樹下，至中夜，自稱言：甚樂甚樂耶？」

跋提答言：

「實爾，世尊！」

佛言：

「跋提！汝觀察何義，而自稱言：甚樂甚樂耶？」

跋提白佛言：

「我本在家時，內外常以刀仗而自衛護。如是衛護，猶有恐怖，懼有外恐賊，而來侵奪我命。我獨在阿蘭若處，塚間樹下，至於中夜，無有恐懼，身毛不豎。大德！我念出離之樂，是故自稱言，甚樂甚樂耳！」

世尊告言：

「善哉！善哉！族姓子。是汝所應，以信出家，樂清淨行。」

敬念林修老居士

雲庵

陽曆八月十日（農曆七月十三日）傍晚，盧榮長居士遠從台

中撥來電話，要求為林修老居士後事幫忙。聞此驚人消息，雲

即刻再趕往省立台南醫院探視情形。一兩年來老居士住院時好時壞，前往慰問不知凡幾。此時林老居士意識還清醒，但已量不出血壓，跡象很不正常，隨時都可離開人間。乃再在其身邊向其叮嚀數語，令其把握最終一念，放下苦報假體，庶免受病苦折磨而身心顛倒，才不負數十年修行念佛的誓願。其親友亦數人集會商量後事諸事，雲亦須回寺稍作安排，先行離開。

怎料得隔日大清早就有人報來林老居士凌晨已經辭世了，雖哀哉嘆惜，但不覺意外。又念其一生無累無染，已脫生死。是日早晨七點，全寺大眾就前往老居士停靈處修禪院助念一堂，十

三日上午又領著善信數十人念佛一堂。

陽曆八月二十二日，是林老居士與親朋好友告別的日子，自今以後，他的正報假體則永沒人間，所以在告別會上，所有親朋好友儘可能都會趕來做最後道別。湛然寺與其淵源深厚，所有寺眾全程參與。在告別會上靜聽由前港明中學楊校長的介紹生平與佳言讚頌，因站在靈堂外面，雖然無法聽得全部，然，偶而也聽到人生重要歷程數語。

林修老居士與湛然寺因緣頗深，經月和尙告訴知道，民國四十年初，先師慧峰上人由林耕宇老居士從屏東東山寺請到台南，暫時掛搭竹溪寺。當時陳達、王嘉祥、林修張相辰夫婦等居士都住在大同路，（莫正熹一家住在開山路，不久也搬到大同

路宿舍）那時大同路被一座大磚廠佔大半，還是房屋零落地帶，幾戶人家，搭個簡單勉強能夠遮風避雨的簡單屋舍，屋舍附近幾棵大榕樹，夜晚榕樹上掛一小燈泡，大眾就在榕樹下聽慧公上人宣流法音，說的是金剛經忍辱仙人的修行經過等佛法，林修夫婦亦在其中。先師與林老居士夫婦都是東北人，離鄉背井來到台灣。都是因戰亂淪落的苦難人，能夠在島上相遇倍感親近。以後先師到處講經說法，林老居士夫婦也跟著到處跑充侍者。先師也常到其住處品嚐張相辰居士做的東北口味餃子。四十三年，有了湛然精舍，他們也搬到了民生路空軍醫院宿舍安住，各都有了安定住處，張居士除擔任空軍醫院護理工作外，偶爾還是上湛然來為慧公上人包餃子，如同一家人。先師早期去大岡山結夏，由林老居士陪同打理一切。之後還會鼓勵月和尙閉關，他要為月和尙護關。住在安平路時期，每年春節，定到寺裏向月和尙頂禮拜年，其實他還年長四歲。什麼是菩薩行？這就是菩薩行，常為別人著想，守著三寶弟子本分。

林老居士三十七年來台灣，當時社會戰後蕭條，人地生疏的他，也居無定所，工作亦飄泊無定，曾遠至花蓮農場工作。由

於長期奔波勞動，年輕時代的林老居士，多病纏身，健康不佳。在湛然寺教止觀基礎班時，時已約六十歲左右的他，曾告訴大眾：肚子有一硬塊，靠煉氣功打坐，抑制病情，硬塊亦消失於無形。藉此吐納靜坐績效，來提高參加善友們的學習靜坐信心。實際那時候不祇學養生氣功，真正已潛心學佛專心念佛。一天功課，除了靜坐，還訂數念佛二萬。戒葷茹素並過午不食，至今夫婦兩人都還是過午不食。如此改變了體質，身體逐漸轉佳。

林老居士始自民國四十七年，身心奉獻於教育界，最後執教於港明中學至七十三年退休，共二十六載。退休後更是發心研究佛學，勤練止觀及養生功夫。夫婦曾數度發心預備出家，無奈種種因緣未能實現，不無抱憾。去年底張居士乃將其久已購買出家人的短褂與羅漢褂等送到寺裏。自行有成，用以化他，是學佛弟子的進一步發菩提心。林老居士將其所學佛法及禪坐功夫，並以其豐富的人生歷鍊，弘傳所學。仰慕者日多，各界登門求教者，更是絡繹不絕。湛然寺於民國六十六年，舉辦佛教文化學術講座數期，同年也舉辦止觀捨靜坐基礎班，由林修

老居士指導。三個月為一期，陸陸續續到民國八十二年，舉辦數十期，均委由林修老居士指導。同時於民國七十多年間，也在佛隴道場教過數期靜坐班。民國八十七年，湛然寺在位於山明水秀虎頭埤畔的佛隴藏經樓啓建完成，之後亦陸續舉辦了二期止觀捨靜坐基礎班，一期十個星期，每個星期下午二點開始上課，先由月和尙講釋禪波羅蜜一個鐘點，再由林老居士指導靜坐。其後九十年、九十一年，每個月第二個星期假日，請本空法師指導止觀捨靜坐兩年。

佛教對出家界定有四句料簡，一身出家心未出家。二心出家身未出家。三身心皆出家。四身心皆未出家。雲自民國六十年認識林老居士夫婦開始，在師友間的心目中，林老居士夫婦雖然沒有出家，但是過的生活，可謂是大迦葉類型的頭陀行者。是屬於身不出家，心出家的修行人。從空軍醫院的宿舍，到歸仁鄉沙崙村的農莊，一直到現在崇明四街的一樓公寓，其簡單的家居生活，可以用家徒四壁來形容，他們出身富有家庭，東北大地財富，不是以熟悉的坪數所能想像，並不是沒有錢，而是惜福惜物。依楊校長在讚頌會的介紹，稱其「寫字的鉛

筆，不到不能用絕不丟棄，紙張正面寫完反面再寫，先用鉛筆寫，再用原子筆寫，最後再用毛筆寫，一紙多用，絕不浪費。」這絕不是言過其實的誇辭，是真真切切的事實，偶而到林府，親眼看到他寫的紙張，都是利用日曆紙的反面。曾聽月和尙講熊十力傳記說：有些傳世名著，有些草稿寫在舊信封。今日真見到。林老居士寫過的紙張並不是如現代人隨手搓揉一團丟到垃圾筒，而是一張一張地整齊疊放在桌上，可見心存對文字的恭敬，現代人沒有這樣的美德了。古德有一襲袈裟三十年的美德，看到林老居士的衣著、床褥均已超過三十年的歲月痕跡。當年他每星期天要到湛然寺來教靜坐班，不肯麻煩學生用車去接送，也捨不得坐公車，每次從不短的路程，都是安步當車走來。這不是矯揉造作，是在實踐宋朝法演禪師教誡弟子「福不可享盡」的座右銘。

月和尙與林老居士等都在民國四十來年，就已是認識的朋友，都是先師慧公上人在竹溪寺時的皈依弟子。嗣後林老居士在湛然寺走得動，亦常幫忙寫牌位等工作，種種道宜說不盡。早些聽說林老居士身體欠安，去年十月二日（陰曆八月廿二日）

早晨，月和尙等四人，前去林府看老居士，那時林老居士已滴水不飲，有入滅打算，但不久就聽說住到台南醫院開刀。住院期間，頭一個星期內，雲每天早粥之後，即步行走到南醫探望病情，見其情況好轉之後，則探視次數漸少了，之後，林老居士回家調養。今年七月十九上午，又到林府探望林老居士，無人應門，適逢沈美惠中醫師亦來到，四人猜測，可能又到醫院。於是轉到南醫尋找，找遍了病房，並問服務台，回答是沒有住院。那時候SARS措施還未解除，發燒病人必須隔離，最後在隔離間找到了他。就這樣，又在醫院住了個把月，到八月十日晚見了最後一面，十一日凌晨即與世長辭，享年八十有二。

林老居士本身沒有子嗣，若按一般人在人情在揣測，今天的告別讚頌會，會是寥寥數人，冷清場面。事實不然，學佛道友、義子義女、親戚朋友、學生門生，十方雲集，不下二百餘人，場面感人。誠如楊校長說，林修老居士一生以點化教導他人為樂，所以門生遍布各行各業，皆視其如親父。今天這樣感人讚頌法會，這是他一生淡泊無所求的最終回報。孔子教誡弟子，不怕沒有朋友，祇怕自己沒有德性。有德的人絕不會孤立的。

，必有同類的信從，就如住處必有鄰居一樣，所謂「德不孤必有鄰」是也。是的，林修老居士生前門生絡繹不絕探望，記得張居士告訴我，剛住院時，親朋門生成群帶隊連續不斷到醫院探視，醫師都感到驚奇，問張居士，林居士是什麼人物，怎麼天天這麼多人來看他。而逝後又這麼多人送終，備足哀榮。我們看到林修老居士應驗了孔子這句「德不孤必有鄰」的聖言。

世尊說過：「多聞聖弟子，有大苦逼迫，乃至奪命時，不起憂悲稱怨大喚，心亂發狂，在此苦惱時分，唯生一受，即是身受，不生心受。」張居士說：林老居士住院數個多月，開刀折騰死去活來，從不吭聲叫疼，亦自言必定能往生西方極樂，超越五道，請張居士安心。證之大經，生死之法，不離五蘊。今老居士五蘊皆空，已渡生死業海。生老病死，聖人皆不能免，佛陀教言，身受苦心不能再受苦，否則就中了第二支毒箭。林老居士確是做到了身受心不受的教言了。依林老居士臨終的清醒情況，內心佛號必然不斷，對待生死必能淡然處之，生死重擔必定能夠輕輕放下，飄然往生安養。敬願如是，誠心祝禱。

該記住什麼？

該忘記什麼？

• 道 益

阿拉伯名作家阿里，有一次和吉伯、馬沙兩位朋友一起旅行。三人經過一山谷時，馬沙不小心失足滑落，幸好吉伯拼命拉住他，才將馬沙救起。馬沙於是在附近的大石頭上刻下了：「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馬沙一命。」三人繼續走了幾天，來到一處河邊，吉伯跟馬沙爲了一件小事吵起來，吉伯一氣之下打了馬沙一耳光。馬沙跑到沙灘上寫下「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打了馬沙一耳光。」

當他們旅行回來之後，阿里好奇地問馬沙爲什麼要把吉伯救他的事刻在石頭上，而將吉伯打他的事寫在沙灘上？馬沙回答：「我永遠都感激吉伯救我，至於他打我的事，我會隨著沙灘上的字消失，而忘得一乾二淨。」

人常記著我曾經幫助某某人，卻很快的將別人給我們的恩惠忘掉；而又常記得他人是如何的對不起我，卻又不記得我們曾經對不起他人。想要化解心中的怨恨、不滿，首先必須要忘記別人的過錯，而時時記取他人的優點。不念舊惡的人，才能

化除心中的怨恨，怨恨如果不能捨掉，永遠沒有好日子過，此恨綿綿無時了，摧殘的是自己。忘記自己曾幫助他人，但相反的，卻不能忘懷他人有恩於自己，常懷感恩，湧泉以報的人，即使遇到不如意的事也可以成爲逆增上緣。人跟人的相處，若能時時有感恩的心，那麼怨恨便會消失。

人常是對自己寬宏大量，而對別人卻是嚴以苛求，假如我們能把責備別人的，拿來對待自己；而用寬諒自己的態度去對待別人，世上就沒有紛爭。想要讓生活更加的和樂，記住別人對我們的恩惠，忘記別人給我們的過錯；這樣的人生才能自由翱翔。

人人若都能夠學習故事中的馬沙，把他人幫助自己的事情刻在石頭上，表示永遠不會忘記；而將別人對不起自己的事情寫在沙上，就要讓它隨風飄逝。高尚的人格，只記恩不記仇；而低劣的人格，只記仇不記恩，感恩重於怨恨，道德才會日日提昇。

九十二年九月份會務報導

(會訊第265期)

捐款芳名錄

(總計 伍萬伍仟柒佰元整)

伍仟元：張炳楠

貳仟元：王中孚

壹仟元：月 薪

林鳳英

陳怡青

陸佰元：陳新昌

伍佰元：道益師

海端師

張錦雲

黃鈴心

顏條一

蔡玉葉

肆佰元：鄭景陽

叁佰元：林世豐

楊淑敏

石馨文

貳佰伍拾元：

貳佰元：王美玉

林美辰

侯燦榮

釋悟福

傅冠智

陳榮璧

宏益師

徐鈺銓

傅冠盛

陳永漢

鄭棋安

吳美樺

黃大根

石修誠

李耀斌

張希豪

王秀宛

林連偉

侯梅雪

李雪梨

陳政宏

陳文宗

修欣打字行

徐淑媛

吳燕靜

宋淑真

許瑞吟

吳郭春瑾

黃柳英

鄭海英

李奇蓓

張雲昆

李錦菊

林盼

侯鈴朱

余佳璋

陳政維

陳楊秀鸞

徐貴美

江柏興

陳俊弘

陳文祥

董水治

吳智義

石大德

鄭海蓮

李文哲

趙宜芳

李素美

張瑞珍

吳新長

李桂雲

侯坤隆

侯坤成

方宏鍊

高淑惠

韓立銘

吳鴻圖

石宛玉

鄭婷方

廖粹華

柯錦燕

張佑豪

李周美英

侯坤成

侯坤成

吳李玉香

吳李玉玉

92年9月份收支明細表

收	上月結存	\$ 48,678	40
入	本月收入	\$ 55,700	00
	收入總計	\$104,378	40
支	教育文化支出		
	福田雜誌第207期印刷費用	14,000	00
	福田雜誌封面	13,600	00
	福田雜誌郵寄費用	5,454	50
	劃撥代金手續費	35	
	供養法師(他寺)	6,000	00
出	濟助支出		
	洪樺 樊煥榮	2,000	00
	洪樺 樊煥榮	2,000	00
	余茂 榮泰	2,000	00
	鄭榮 添灼	2,000	00
	蒲楊 文瑞	5,000	00
	楊登 貴娥	5,000	00
	李秀 秀娥	5,000	00
	黃劉 錦雲	5,000	00
	支出總計	\$ 72,089	50
	本月合計	\$ 32,288	90
	收支比較	129.4%	

壹佰元：

王靖君

林建國

林茂榮

侯慈萍

黃紅芬

黃麗珍

郭王秀

陳寶秀

陳柏璋

劉孟琴

王佳琪

林易都

張漢宜

吳秀霞

黃素鶯

黃詩涵

郭百宸

陳品華

施薛昭賢

邱郁修

王文琳

林進元

徐李笑

吳佳益

黃怡禎

黃炳文

郭輝龍

陳美雅

董明福

梁田雪銀

王愛玉

林姿晴

傅顯宏

吳明原

黃怡瑄

黃亮中

郭俊麟

陳映竹

陳政賢

葉煌杰

王滿足

林姿語

侯勉元

吳虹慧

黃郁儒

黃鈺惠

陳宗宏

陳進良

陳粉

顏愛娥

王瓊

林綉紅

侯文秀

楊冠彬

黃秋南

郭松山

陳姿妙

陳柳朱

葉魏明娟

蘇慧珠

會長：顏高龍
副會長：鄭海英
孫申娥

會功德福田慈善會



9月份救濟事蹟

1. 蒲添灼先生：住嘉義市劉厝里劉厝十二號，六十八歲。案主因腹痛路倒嘉市廟旁，經由一九送至醫院急診。經診斷為膽道結石，先服藥治療，若狀況未緩解則考慮開刀。案主為殘障無依遊民，平日領有殘障津貼叁仟元，但經洽詢警局，其戶籍乃寄放，已無住處，家人亦無法尋獲，目前無力工作，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2. 楊文瑞先生：住嘉義市大溪里大溪厝一一四號，五十歲。案主本身因長期患有肝病，體力不佳，無法擔任勞務性工作，但又無其它之技能故失業中。平日由案妻務農照料，而案妻近日健康狀況亦差，無力負擔其夫之住房費用；且案主因肝病變，須持續使用干擾素來治療，但此藥費用甚高，須至九十二年十月起，健保局才會予以給付。二人僅育有一子，因工作因素北上並未同住，平日生計已顯困難，無法協助，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3. 楊登貴先生：住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野村九鄰二二一號，六十歲。案主夫妻育有三子，因經濟不景氣失業中，而案主於打零工時，不慎摔斷左手肘而入院開刀，目前家中是案妻代工維持，但應付家中三名子女已顯吃力，此次案主受傷，須二、三個月後方能正常工作，目前已洽詢社會局人員協助辦理低收入戶，本會並予以協助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4. 李陳秀娥女士：住嘉義市竹文里竹文街五十五號，六十八歲。案主為家庭主婦，其夫則已七十歲已退休無工作，家中經濟狀況小康。但案主近二年來陸續因腎症而送醫，本次昏迷送入醫院，經診斷為慢性腎衰竭，腎功能異常，合併尿毒症，已無法恢復其功能，須長期洗腎，雖育有一子，但北上工作並有家庭，經濟僅能自足，所以已無法長期負擔洗腎費用，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5. 黃劉錦雲女士：住嘉義市軍輝路九十一巷五十四號二F之二，七十三歲。案主因失足骨折而入院治療，由於年紀已高雖植入鋼釘但仍無法站立，需由家人輪流照顧。而案夫已七十五歲不良於行，平日由次子協助生計，但次子因失業已久，目前由市府輔導就業任臨時人員，可持續八個月，但家中尚有三名就學中子女，故本會協助其醫療費用伍仟元整。
6. 本月固定幫助戶：洪樺爨先生、洪樺煥先生、余茂榮先生、鄭榮泰先生，以上各貳仟元整。



舊日(七)

• 贈 閱 •

■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佛曆三〇三〇

■ 郵政劃撥：0366921~4 福田雜誌社帳戶

■ 發行人：雲庵

■ 印刷廠：南功美術印刷廠

(台南市健康路209~4號)

■ 電話：(06) 2228518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局版臺省誌字第991號

■ 社址：台南市70019忠義路二段38巷8號

■ 中華郵政南台字第267號執照登記為雜誌類交寄